

關於顧瑜君

真知，才能相助—愛管閒事的我

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懂「真知，才能相助」的道理。從 15 歲開始，我因喜歡助人開始學習助人，加入了社會服務團，卻在年過 50 歲後才踏實的明白，原來那些被我以為是「受助者」的對象，是我的老師。我必須從他們身上學習，真正的瞭解與明白他們，才能相互的幫助。

我，從出生到大學畢業，都在「首都」成長與生活，郵遞區號 104 中山區之內--- 一個典型的都市台北人。

赴美留學踏進了美國人眼中「偏遠低開發」的 Oregon State，卻在那寧靜的大學城體認到鄉村的價值，嚮往起鄉村生活。回國兩年後，我與任教台大多年的余德慧教授，一起到花蓮當時剛創校東華大學任教，當時校園一片荒蕪。

84 年夏天開始，我們身份證的戶籍是花蓮，開始在人稱後山的花蓮落戶生根。

除了學校的研究與教學工作外，沒有孩子的我，在基層學校、社區裡穿梭，帶著大學生、研究生們，跟當地人一起生活、工作學習，19 年來樂此不疲。我先生常說這都是因為「我的老婆愛管閒事、愛打抱不平」。

五味屋孩子的改變—助人之道上的我

2008 夏天我開始長期駐紮在跟我合作了 18 年的社區裡，每個週末都需要到社區工作，將一個面臨拆除、殘破不堪、用甘蔗葉作屋頂的、日治時代留下來的建築物保存整修，我們在這個有歷史價值的老房子裡，以「閒置空間再利用」的方式，將這裡改變為社區孩子們假日的去處-五味屋-社區公益二手商店。一開始沒有任何經費，所有的展示架用廢棄紙箱改造、拼湊，在燈光不足灰暗的小屋裡，跟孩子們一起摸索著未來，並不知道是否能經營得下去，一晃眼即將滿六年了。



五味屋是「囡仔們ㄟ店」，孩子們經營二手物交易，賺取吃飯錢、房租水電費，設法自給自足。在這裡大人跟孩子一起生活工作學習。五味屋裡的孩子很多屬於單親、隔代教養、外籍配偶新住民、收入不豐富、學業成就不甚理想、.... 等等各種教育與社福機構救助指標的對象。這些日子下來，孩子們漸漸改變了，能做的事情多了，自信提高了，孩子們有夢想，也想幫助自己的家鄉改變。

在五味屋裡，台灣各地的捐物匯集，從整理物資、銷售、導覽介紹，孩子們一一作主了，也開始挑戰自我。單車環島 14 天，小學三年級到國中一年級，我

們騎了近 800 里路。一個六年級寄養在只有國小畢業姑姑家的孩子，爭取到全國僅有 10 個名額機會的「廣州亞運參訪」，「出國」去見世面；兩個國小五、六年級的孩子爭取去蘭嶼擔任「原住民童謠採集志工」負責影像紀錄；兩個國中、高中失親貧窮的姊妹，在社區學習會話，開了畫展..... 孩子們改變了，讓他們身旁原本的大人難以置信。

孩子們從流連網咖到成為才藝課程的助教；從不願意讀書到成績進步；從沒信心到落落大方的與客人談話；從不愛閱讀，開始讀、詩集寫詩；從需要服用過動藥物，到可以穩定學習；從對未來沒有期望，到開始夢想未來。很多孩子，願意停留腳步在五味屋裡跟志工們在一起工作、學習與生活。工作內容從原本單純的二手物資整理，拓展到廢棄腳踏車修繕、木工/家具的修繕與製作，同時，也開始學習親近農業，種植洛神花並製作純天然的洛神花乾、蜜餞等產品，作為答謝捐物者的心意；去年起，開始種植自然農法有機米，學習友善農業，照顧家鄉的環境生態，從插秧、包裝、到銷售。孩子們在生產、生態與生活的真實中成長學習。

這幾年我們也帶著偏鄉孩子探索世界、走出鄉村，不作見識不足的鄉巴佬，孩子們的足跡踏遍全台。民 99 年單車環島 800 公里時，單車壯遊收錄在百年國歌觀光篇中，孩子們受邀親自到新聞局參與國歌發表，跟行政院吳院長同台接受媒體訪問。102 年暑假，一個國一的孩子跟著一群大學生以「0 元環島」壯遊台灣，沿路打工換宿或彈吉他爭取餐宿費用。五味屋的孩子們，紛紛踏出了家鄉到外地學習與服務，有些孩子們跟著我，站上台北醫學國際會議廳的舞台上、台灣大學畢恆達老師課程的講台上、明治大學的研討會場裡，面對來自全國的大專校院人員，孩子們勇敢而真切的說著自己在五味屋學習的故事、分享身為偏鄉孩子的幸福 -- 孩子們說：「等我們長大，換我們照顧志工老師們了」... .. 不僅足跡踏遍台灣，孩子們自民 101 年起開始到日本擔任國際志工，跟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一起學習服務他人。



這幾年來，我與來自東華大學的老師、學生、社區的志工們攜手合作，陪伴這群在他人眼中的弱勢、偏鄉孩子們從生活中學習，二手公益商店的營收，作為孩子吃飯學習的基本費用，從原本 5、6 個孩子，到現在穩定出席接近 30 幾位常態參與的孩子，年齡從小學二年級到高三，來來去去參與過的孩子破百人。來自全省的志工湧入參與台灣偏鄉社區進入五味屋服務—包括北一女、師大附中、師大、丹鳳高中...等來自外鄉各級學校的志工們，穩定的在寒暑假自費到五味屋陪伴孩子。

我與團隊並沒有「企圖要改變孩子們」，只有一個簡單的想法：孩子們願意做什麼、喜歡做什麼，我們就真心踏實陪伴他們好好的做。

我們不敢說五味屋是成功的，但孩子們的改變並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，我從 15 歲開始踏入助人工作後，希望能做一個「真正」的助人者。在這尋尋覓覓、

跌跌撞撞的過程，經歷各種成功的喜悅與失敗的挫折，透過不斷反思、與團隊伙伴對話與修正，磨練出一種「真知」的能力。這份「真知」的能力，使我們在五味屋工作時，興奮、愉悅遠超過無力感。

偏鄉孩子的當代考驗—長期投身社區的我

在花蓮，我從社區參與、教師研習，到辦理「你來做大學生」弱勢青少年大學體驗暑期營隊，每項工作都以長期參與投入的方式進行，社區工作做了快 20 年，教師研習做了 16 年，「你來做大學生」營隊做了 16 年，從開始，就沒有停下來，不管多困難，堅持走下去。我善於將「工作原本應該被完成的樣子」，改變成「真正符合需要的樣子」例如，我把「攤位展覽式的大學博覽會」轉型為「弱勢青少年體驗大學生活」的營隊。我把「累積研習條、點數」演講式的教師研習，改變為系列主題長期探究的「教師社群」。我在社區跟孩子們經營二手小舖，湧進了四面八方的參訪者，從經濟部、交通部、農業局、衛生署、文建會、教育部、到觀光局的參訪者都說：『這舖子經營方式真的好，跟我們的業務有關！』，還不斷的請同事來取經參訪。



2009 年起，美國長島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生的學生慕名來五味屋交流，回去後受到感動，五味屋成為長島大學指定參與學習的台灣定點，帶著物資來跟孩子分享，一起吃飯、唱歌跳舞同樂一整天，已經邁入第五年。實際上，台灣的人眼中不起眼的花蓮後山，因為五味屋的存在，美國、德國、法國、荷蘭、秘魯、南非、英國、西班牙.... 的國際志工自願駐足偏鄉，教孩子們英語、吉他、攝影，甚至以歌唱、攝影作品幫孩子募款、並將孩子們的作品推薦給國際友人。除了美國長島大學的穩定交流，2011 年 4 月法國的第四世界組織秘書長 Eugene Brand 親自來訪五味屋後，開始派遣志願者參與五味屋工作，使五味屋成為該組織國際盟友的一環，2014 年新任執行長亦將於四月親自拜訪五味屋。五味屋悄悄的成為偏鄉對世界的窗口，國際人士對花蓮的認識不只是櫥窗式的花蓮，足跡踏進了真實的花蓮，以謙卑的、參與的方式，親近在地的人們與土地。

台灣的偏鄉弱勢者，長期被忽略、誤解，鄉村的凋零與落寞，在過去十年加遽的速度極高，貧富兩極化的現象更嚴重，但都市裡興起了「樂活」風，退休者紛紛到了鄉村，把珍貴的農地變成他們的別墅，也開始了一些當地人不懂的生意，開始賺錢，當地人找不到工作、土地越來越少、會轉錢的都市人下鄉後，讓這原本凋零的鄉村，被默默的被蠶食著。鄉村弱勢貧窮的孩子，越來越看不到未來。

「只有鄉村孩子能夠改變家鄉的命運！」這是我的夢想與信念，我與團隊想要用「另類」的助人方式找到幫助偏鄉孩子的方法讓他們增能。孩子們長大了，就會讓自己的家鄉不同，因為孩子是家鄉容顏的化妝師。

繼續走那條人煙稀少之路-- 以孩子為師的我

五味屋促成了一種參與式的旅行風貌，少有那種觀光客心態的訪客，多數人

進來帶著親切與善意、主動攀談與孩子互動。鐵道迷們搭著慢車，紛紛組團來訪五味屋，一探這全台唯一一座風鼓斗建築，與孩子們聊天話家常，蒐集台灣鐵路文化的稀有元素。單車客們口耳相傳，從公路上專程繞路進入五味屋，進屋來休憩分享經驗，五味屋意外的成為全台最獨特的單車驛站。各式旅遊書籍、雜誌將五味屋列為花蓮的「必看」景點。各類媒體給予五味屋高度的關注，五年多來獲得約 200 次報導，電子媒體專題式深入報導，每年也有兩次以上。部落客分享五味屋感動的文章也很豐富，自然生態作家劉克襄多次帶參訪團親自走訪、陳述五味屋所代表的台灣鐵路與鄉村文化意義與價值，更在 102 年底接受訪問時，推薦跨年到豐田五味屋感受鄉村的樸質美好。

我在五味屋創造了另一種消費與商業的文化：這間矮小、光線不足的二手商店中，外籍媽媽或移工們找群著生活必需品、斟酌著價格的優惠性；觀光客們則是以尋寶心情，在雜亂貨品中發現驚喜；穿著時尚的貴婦們彎下腰檢視著簡陋的展示層架，詢問著究竟是用過或沒用過的商品。在這個空間裡，階級、地域、身份模糊了，貴婦們跟外配媽媽們交談討論、評價商品，觀光客與當地人熱絡的聊著，帶著捐物來的客人，順便買點東西走，走之前跟孩子們講話鼓勵一番....，在商業之外，公益旅行也是我推動的工作重點。五味屋作為一個鄉村弱勢社群的平台，漸漸的促成公益旅行/工作假期作為鄉村人力提升的研發模式，推動世界與台灣各地的人，參與鄉村發展的活動。我認為台灣的鄉村不必然繼續的凋零與落寞，因為當外地的人們帶著希望、夢想到鄉村來時，鄉村猶如撲滿，蒐集了豐富的想像、熱情、參與，台灣鄉村開始有一種以前不敢想像的可能。

五味屋伙伴們的想法很單純--來五味屋的孩子多數是在各種體制內容易被忽略、未受到好的支持與照顧的孩子，這是一群走不遠、將會留在家鄉討生存的孩子。五味屋不想改變他們成為「成績好、成就高」，卻希望他們不放棄自己，願意努力，做一個平凡但有價值的鄉下人，若偏鄉弱勢的孩子們願意改變，理解到他們是「家鄉容顏的化妝師」，他們就有能力讓世人重新認識台灣的偏鄉，並非落後，而是一塊安貧樂道、知足生活者的樂土。

我們的另類方式是「跟孩子學習」，讓孩子作我們大家的老師。因為我與團隊被孩子們感動與改變，他們開啟我們心靈的眼睛與耳朵，看懂與聽見他們生命的需要。我們想把這個經驗分享出去給更多偏鄉弱勢貧困者。

謝謝大家給我這次分享的機會，需要被理解、助人者要向受助者學習，是在我經歷了人生的重大轉折後深深的體會。2012 的夏天，我的先生因長年疾病離開了人世，在失去人生摯愛之後，我更清楚知道珍惜的可貴，我很感謝上天 20 年前把我從台灣的首都拔起，放到了後山偏鄉，讓我在這裡可以為他人所用，我更珍惜現在的我能做的事情，把握時間好好努力，台北市永福扶輪社提供了我一次重新檢視自己一路走來的歷程，讓我知道自己走在對的路上。

我在美國的 Oregon 洲取得學位，Oregon Trail 是西部拓荒者所走出的美國夢之路。我作為一個台灣的大學教授從 Oregon「返鄉」，雖然不如 Oregon Trail 拓荒者那樣艱辛，我知道自己在那條 the road less traveled 之上，因為心中夢想-就算是孤獨的，也要繼續走下去。